

宋史

冊九

宋史卷一百二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禮志第七十五

禮二十五 凶禮一

山陵

山陵謚祔服紀葬儀與士庶之喪制爲凶禮其上陵忌日漢儀如吉祭宋制是日禁屠殺設素饌輟樂舉哭素服行事因以類附焉太祖建國號僖祖曰欽陵順祖曰康陵翼祖曰定陵宣祖曰安陵安陵在京城東南隅乾德初改卜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訾鄉鄧封村以司徒范質爲改卜安陵使學士竇儼禮儀使中丞劉溫叟儀仗使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鹵簿使太宗時尹開封爲橋道頓遞使質尋免相以太宗兼轄五使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牆高九尺五寸環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

角闕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用哀冊及文班官各撰歌辭二首吉仗用大駕
 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輶鵝茸熏魂車香輿銘旌哀謚冊寶車方相買道車白
 幘弩素信幡錢山輿黃白紙帳暖帳夏帳千味臺盤衣輿拂熏明器輿漆梓宮
 夷衾儀樽素嬰包旌倉瓶五穀輿瓷甌瓦甌辟惡車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籍
 以椶櫚褥鐵盆鐵山用然漆燈宣祖袞冕昭憲皇后花釵暈衣贈玉十二神當
 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並制如儀有司又言按儀禮改葬總注
 云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
 又五禮精義云改葬無祖奠蓋祖奠設於柩車之前以爲行始至於改葬告遷
 而已今請皇帝服總皇親及文武官護送靈駕者亦服總旣葬而除不設祖奠
 止於陵所行一虞之祭宣祖謚冊謚寶舊藏廟室合遷置陵內改葬之禮與始
 葬同几筵宜新明器壞者改作凡斂衣斂物並易之其皇堂贈玉鎮圭劍佩旒
 冕玉寶並以珉玉藥玉綬以青錦安陵中玉圭佩劍玉寶等皆用于闡玉孝明
 孝惠陵內用珉玉藥玉啓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孝惠二后梓宮于幄殿靈駕

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出城奉迎并辭皆哭自發引至旌皇堂皆廢朝禁京城音樂順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營奉二陵遂以一品禮葬河南縣制度比安陵減五分之一石作減三分之一尋改上定陵名曰靖陵

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州軍府臨三日釋服羣臣敘班殿庭宰臣宣制發哀畢太宗卽位號哭見羣臣羣臣稱賀復奉慰盡哀而退禮官言羣臣當服布斜巾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命婦布帕首裙帔皇弟皇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素纓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屢請聽政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帝去杖經服斜巾垂帽捲簾視事小祥改布服四脚直領布欄腰經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帝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緞皮鞵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鐵帶鞵笏諸王入內服衰出則服慘又成服後羣臣朝晡臨三日大小祥禪除朔望皆入臨奉慰內出遺留物頒賜諸臣親王遣使賫

賜方鎮二十七日命宰臣撰陵名哀冊文明年三月十七日羣臣奉諡號冊寶告于南郊明日讀于靈坐前四月十日啓櫬宮帝與羣臣皆服如初喪朝晡臨殿中退易常服出宮城十三日發引帝衰服啓奠哭羣臣入臨升梓宮于龍輴祖奠徹設次明德門外行遣奠禮讀哀冊帝哭盡哀再拜辭釋衰還宮百官辭於都城外二十五日掩皇堂二十九日虞主至奉安于大明殿五月十九日祔廟之第五室以孝明皇后王氏升配禮畢羣臣奉慰其吉凶仗如安陵惟增輶轅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陵在鞏縣祔宣祖曰永昌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于萬歲殿真宗散髮號擗奉遺詔卽位於殿之東楹制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大駕鹵簿用玉輅一革車五外凡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有司定散髮之禮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欄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如之加布頭冠絹襯服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宮人無帔文武

二品以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襖服自餘百官並布襖頭襴衫腰經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前任防禦團練刺史內客省閤門入內都知押班等布頭冠襖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經諸軍庶民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山陵前朔望不視事六月詔翰林寫先帝常服及絳紗袍通天冠御容二奉帳坐列于大升輿之前仍以太宗玩好弓劍筆硯琴棋之屬蒙組繡置輿中陳於仗內十月三日靈駕發引其凶仗法物擎舁牽駕兵士力士凡用萬二千一百九十三人挽郎服白練寬衫練裙勒帛絹幘餘並如昌陵制十一月二日有司奉神主至太廟近臣題諡號祔於第六室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置衛士五百人于陵所作殿以安御容朝暮上食四時致祭焉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仁宗卽位二十日禮儀院言準禮例差官奏告天地社稷太廟諸陵應祠祭惟天地社稷五方帝諸大祠宗廟及諸中小祠並權停俟祔廟禮畢仍舊是日命閤門使薛貽廓告哀于契丹宣慶使韓守英爲

大內都巡檢內侍分領宮殿門衛士屯護閣門使王遵度爲皇城四面巡檢新舊城巡檢各權添差益以禁兵器仗城門亦設器甲以辨姦詐二十一日羣臣入臨見帝于東序閣門使宣口敕曰先皇帝奄棄萬國凡在臣僚畢同號慕及中外將校並加存撫羣臣拜舞稱萬歲復哭盡哀退是日上表請聽政凡三上始允二十三日陳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含祔應入梓宮之物於延慶殿召輔臣通觀明日大斂成服二十五日有司設御坐垂簾崇政殿之西廡簾幕皆縞素羣臣敘班殿門外帝衰服杖經侍臣扶升坐通事舍人引羣臣入殿庭西向合班俟簾捲羣臣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隨班三呼萬歲退宰臣升殿奏事如儀三月一日小祥帝行奠釋衰服羣臣入臨退赴內東門進名奉慰自是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十三日大祥帝釋服服慘十四日司天監言山陵斬草用四月一日丙時吉十六日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臥龍岡堪充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九月十一日召輔臣赴會慶殿觀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

玩好之具帝與輔臣議及天書皆先帝尊道膺受靈貺殊尤之瑞屬于元聖不可留于人間宜於永定陵奉安二十三日奉道天書至長春殿帝上香再拜奉辭二十四日天書先發帝啓奠梓宮讀哀冊禮畢具吉凶儀仗百官素服赴順天門外至板橋立班奉辭還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十月十三日掩皇堂十八日虞主至京十九日羣臣詣會慶殿行九虞祭二十三日祔太廟第七室

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及修奉永昭陵並用定陵故事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人治之宣慶使石全彬提舉制梓宮畫樣以進命務堅完毋過華飾三司請內藏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山陵及賞賚遣使告哀遼夏及賜遺留物又遣使告諭諸路又以聽政奠告大行近臣告升遐於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又告嗣位賜兩府宗室近臣遺留物五月翰林學士王珪言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近制惟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擬上先帝尊諡望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

郊而後下臣之議七月宰臣以下宿尚書省宗室團練使以上宿都亭驛請謚于南郊八月告于福寧殿天地宗社宮觀九月二十八日啓敢宮以初喪服日一臨易常服出十月六日靈駕發引天子啓奠梓宮升龍輜祖奠徹與皇太后步出宣德門羣臣辭于板橋十五日奉安梓宮陵側十七日開皇堂十一月二日虞主至皇太后奠于瓊林苑天子步出集英門奉迎奠于幄七日祭虞主二十九日祔太廟主如漢制不題謚號及終虞而行卒哭之祭禮院言故事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俱入奠二十九日

禪除羣臣皆奉慰焉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卽位十一日大斂二月三日殯四月三日請諡十八日奏告及讀諡冊于福寧殿七月二十五日啓鼓八月八日靈駕發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禮院準禮羣臣成服後乘布裹鞍轡小祥臨訖除頭冠方裙大袖大祥臨訖裹素紗軟脚幙頭慘公服乘皐鞍轡禪除訖素紗幙頭常服黑帶二日改吉服去佩魚虞主至自掩壙五虞皆在途四虞於集英殿曲赦兩京畿內鄭孟等州如故事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斂帝成服十七日小祥四月一日禪除七月五日請諡于南郊九月八日讀諡寶冊于福寧殿二十三日啓鼓十月一日靈駕發引二十一日葬永裕陵二十九日虞主至十一月一日虞祭于集英殿自復土六虞在途太常卿攝事三虞行禮于殿四日卒哭五日祔廟祕書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

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而朞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旣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卽吉財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旣不可追宜令羣臣朝服正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于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禮部尙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旣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神主

祔廟是月冬至百官表賀崇政殿說書程頤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不從紹聖四年太史請遷去永裕陵禁山民塚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遷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令勿遷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卽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啓敢二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九日以升祔畢羣臣吉服如故事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立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爲哲宗服衰重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未得宜卽是公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常服素紗展脚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請從禮官議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

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爲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爲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非故事也原坐黜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其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從吉指揮改正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薜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麋粥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

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繇
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
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
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
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
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
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下一念及此荼毒摧
割備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
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
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
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
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卽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
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

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
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
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
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卽戎衣墨況有權制
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
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
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六月張浚請諡于南郊戶部尙
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久廢諡冊之禮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
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廟仍
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之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
主從之九月甲子上廟號曰徽宗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
大祥雖皇堂未置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上陵名宰臣秦
檜等請上陵曰永固徽宗與顯肅初葬五國城十二年金人以梓宮來還將至

帝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安奉于龍德別宮帝后異殿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有司預備袞冕翬衣以往至則納之槨中不復改斂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集議靈駕旣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欖宮禮部員外郎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欖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尙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欖從之以八月奉迎九月發引十月掩欖在昭慈欖宮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至以欽宗訃聞詔朕當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墨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詣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請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衰服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七月宰臣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諡廟號

欽宗遙上陵名曰永獻其餘並如徽宗典禮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之淮曰記得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朕當衰絰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帝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帝服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絰禪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幘頭黑鞵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絰行禮二十五日而除帝